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二十五回 賈古董借徑謁權門 獻巨金痴心放實缺

卻說賈大少爺自從城裡出來，回到下處，正想拜訪黃胖姑，告訴他文殊道院會見姑子的事，不料黃胖姑先有信來。拆開看時，不知信上說些甚麼，但見賈大少爺臉色一陣陣改變，看完之後，順手拿信往衣裳袋裡一塞，也不說甚麼。當夜無精打彩，坐立不寧。他本有一個小老婆同來的，見了這樣，忙問緣故，他也不說。到了次日一早便即起身，吩咐套車，趕到黃胖姑店裡。打門進去，叫人把胖姑喚醒。彼此見了面，胖姑便問：「大爺為何起得這般早？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依著我，昨兒接到你信之後，就要來的。為的是常常聽見你說，你的應酬很忙，一吃中飯，就找不著你了，所以我今兒特地起個早趕了來。我問你到底這個信息是那裡的？現在有這個風聲，料想東西還沒出去？」黃胖姑道：「本來前天夜裡的事情，他昨兒才曉得。就是要出去，也決計不會如此之快。不過我寫信給你，叫你以後當心點，這是我們朋友要好的意思，並沒有別的。」

賈大少爺道：「看來奎官竟不是個東西！我看他也並不紅，前天晚上也沒有見他有過第二張條子，卻不料倒有這們一位仗腰的人！」黃胖姑道：「說起來也好笑。就是打聽你的這位盧給事，五年前頭，也是一天到晚長在相公堂子裡的。他老人家在廣東做官，歷任好缺。自從他點了翰林當京官，連著應酬連著玩，三年頭裡，足足揮霍過二萬銀子。奎官就是他贖的身。等到奎官贖身的時候，他已經不大玩了。因為他一向最歡喜唱大花臉，所以就愛上了奎官。然而論起奎官來，也虧得有此一個老斗幫扶幫扶；如果不是他，現在奎官也不曉得到那裡去了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他問我是個什麼意思呢？」黃胖姑道：「你別忙，我同你講：這位盧給事名字叫盧朝賓，號叫芝侯，還是癸未的庶常，後來留了館。那年考取御史，引見下來，頭一個就圈了他。不久補了都老爺，混了這幾年，今年新轉的給事中。他同奎官要好，他替他贖身，他替他娶媳婦，他替他買房子，吃他用他都不算。奎官兩口子同他賽如一個人。如今是奎官媳婦死了，他去的漸漸少了。齊巧那天是奎官媽生日，他晚上高興跑了去，剛碰著你在那裡鬧脾氣。等你出門，他就問奎官，叫奎官告訴他。昨兒奎官為著得罪了你，怕我臉上下不去，到我這兒來賠不是。我問起奎官：『昨兒有些什麼人到你那裡？』他就提起這盧芝侯。我問他：『賈大人生氣，盧都老爺曉得不曉得？』他說：『盧都老爺來的時候，正是賈大人捧酒壺的時候，後來的事情統通被他老人家都曉得了。』我當時就怪奎官，說：『賈大人是來引見的，怎麼好把他的事情告訴他們都老爺呢？』奎官說：『我見賈大人生氣，我一步沒離，我並沒有告訴他。又問我們家裡，也不曉得那一個告訴他的。』所以我昨兒得了這個風聲，立刻寫信通知你。你是就要放缺的人，名聲是要緊的，既然大家相好，我所以關照。」

賈大少爺道：「費心得很！你看上去，不至於有別的事情罷？」黃胖姑道：「那亦難說。他們做都老爺的，聽見風就是雨，皇上原許他風聞奏事，說錯了又沒有不是的。」賈大少爺一聽，不免愁上心來，低首沉吟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歇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千不該，萬不該，前天吃醉了酒，在你荐的人那裡撒酒風，叫你下不去！真正對不住！大哥，我替你賠個罪。」說道，便作揖下去。黃胖姑連連還禮，連連說道：「笑話笑話！咱們兄弟，那個怪你！」賈大少爺道：「大哥，你京裡人頭熟，趁著折子還沒有出去，想個法兒，你替我疏通疏通，出兩個錢倒不要緊。」

黃胖姑聽了歡喜，又故作躊躇，說道：「雖說現在之事，非錢不行，然而要看什麼人。錢用在刀口上才好，若用在刀背上，豈不是白填在裡頭？幸虧這位都老爺，這兩年同奎官交情有限，若是三年頭裡，你敢碰他一碰！但是這位都老爺是有家，見過錢的，你就送他幾吊銀子，也不在他眼裡。不比那些窮都見錢眼開，不要說兩、八兩，就是一兩、八錢，他們也沒命的去幹。我們自己人，還有什麼不同你講真話的。前兒的事情，也是你大爺過於脫略了些，京城說話的人多，不比外面可以隨隨便便的。至於盧芝侯那裡，我不敢說他一定要動你的手，然而我也不敢保你一定無事。既然承你老弟的情，瞧得起我，不把我當作外人，我還有不盡心竭力的嗎。」說著，賈大少爺又替他請了一個安，說了聲：「多謝大哥。」

黃胖姑一面還禮，一面又自己沉吟了半天，說道：「芝侯那裡，愚兄想來想去，雖然同他認得多年，總不便向他開口，碰了釘子回來，大家沒味。我替你想，你若能拚著多出幾文，索性走他一條大路子，到那時候，不疏通自疏通，你看可好？」賈大少爺摸不著頭腦，楞住不語。黃胖姑又說道：「算起來，你並不吃虧。你這趟來本來想要結交結交的，如今一當兩便，豈不省事。依我意思：你說的那些甚麼姑子、道士，都是小路，我勸你不必走。你要走還是軍機大臣上結交一兩位，凡事總逃不過他們的手；你就是有內線，事情弄好了，也總得他們擬旨。再不然，黑八哥的叔叔在裡頭當總管，真正頭一分的紅人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同軍機上他們都是連手。你若是認得了這位大叔，不要說是一個盧都老爺，就是個盧都老爺也弄你不動。何以見得？他們折子上去，不等上頭作主，他們就替你留中了。至於那些姑子，你認得他，他們就是真能夠替你出力，他們到裡頭還得求人，他們求的非非仍舊還是黑大叔幾個。有些位分還不及黑大叔的，他們也去求他。在你以為這當中就是他一個轉手，化不了多少錢，何如我叫八哥帶著你一直去見他叔叔，豈不更為省事？前天我見你一團高興要去找姑子，我不便攔你。究竟我們自己弟兄，有近路好走，我肯叫你多轉彎嗎？」

賈大少爺道：「本來我要同你說，我昨兒好容易問了我們老世伯，才曉得這姑子的名字莊處，誰知奔了去並不是那個姑子。還有好笑的事要同你講。」黃胖姑道：「什麼好笑的事？」賈大少爺把車夫說姑子不正經的話述了一遍。黃胖姑道：「本來這些人不是好東西，你去找他做什麼呢？但是愚兄還有一言奉勸你老弟：現在正是疑謗交集的時候，這種地方少去為妙。一個奎官玩不了，還禁得住再鬧姑子？倘或傳到都老爺耳朵裡，又替他們添作料了。」

賈大少爺一團高興，做聲不得，只得權時忍耐，談論正經，連連陪著笑說道：「大哥的話不錯，指教的極是。……小弟的事全仗大哥費心，還有什麼不遵教的。但是走那條路，還得大哥指引。」黃胖姑道：「你別忙。今天黑八哥請你致美齋，一定少不了劉厚守的。到了那裡，你倆是會過的，你先拿話籠住他，私底下我再同他替你講盤子。你曉得厚守是個什麼人？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他是古董鋪的老板。」黃胖姑哼的一笑道：「古董鋪的老板！你也忒小看他了！你初到京，也難怪你不曉得。你說這古董鋪是誰的本錢？」賈大少爺一聽話內有因，不便置辭。黃胖姑又道：「這是他的東家華中堂的本錢！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他有這個綽號東家，自然開得起大古董鋪了。」黃胖姑道：「你這人好不明白！到如今你還拿他當古董鋪老板看待，真正『有眼不識泰山』了！」賈大少爺聽了詫異，定要追問。黃胖姑道：「你也不必問我。你既當他是開古董鋪的，你就去照顧照顧，至少頭二萬兩銀子起碼，再多更好。無論甚麼爛銅破瓦，他要一萬，你給一萬，他要八千，你給八千，你也不必同他還價。你把古董買回來，自然還你效驗。」賈大少爺聽說，格外糊塗，心上思想：「一定是我買了他的古董，便算照顧了他，他才肯到中堂跟前替我說好話。」便把這話問黃胖姑道：「可是不是？」黃胖姑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！到時還你分曉。」

賈大少爺將信將疑，自以為心上想的一定不錯，便也不復追問，停了一刻，說道：「華中堂這條路是一定要走的了。還有別人呢？黑大叔那裡幾時去？」黃胖姑道：「你別忙。華中堂的路要走；軍機上不止他一個，別人那裡自然也要去的。你不要可惜錢，包你總占便宜就是了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你老哥費了心，小弟還有什麼不曉得。」黃胖姑道：「事不宜遲，要去今天就去。你在我這裡坐一會兒，等我替人家辦掉兩樁事情，等到一點鐘我們一塊兒上致美齋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既然你有事情，我也不來打攪你，我到別處去轉一轉來，等到打過二點鐘我來同你去。」說罷，拱拱手別去。

這裡黃胖姑果然替人家辦了若干事，無非替人家捐官上兌，部裡書辦打招呼，以及寫回信，打電報，大小事情，足足辦了幾件。真正是「能者多勞」。幸虧他自己以此為生，倒也不覺辛苦。等到事情辦完，恰恰打過二點，賈大少爺已經來了，約他一同去赴黑八哥的約，飯後同到劉厚守鋪子裡買古董。說罷同出上車。

霎時到得致美齋，客人絡繹來齊，亦無非是昨天幾個，但是沒有錢、王二位。卻添了一位，也是進京引見的試用知府。這位知

府姓時，號筱仁，乃山西人氏。賈大少爺敘起來，還有點世誼。賈大少爺到了台面上，竭力的敷衍劉厚守，黑八哥兩個，很露殷勤。劉厚守因預先聽了黃胖姑先人之言，詞色之間也就和平了許多，不像前天拒人於千里之外了。一霎席散，天色還早。劉厚守要回店，賈大少爺便約了黃胖姑跟他同走。溥四爺又再三叮囑晚上同到順泉家吃飯。賈大少爺因為奎官之事，面有難色，尚未回答得出。黃胖姑道：「你跟著我們一塊兒玩，只要不撒酒風，包你無事。」究竟他是貪玩的人，也就答應下來，分別上車，各自回去。

霎時黃、賈兩人到了大柵欄劉厚守古董鋪，下車進去。劉厚守已先回一步，接著讓了進去，請坐奉茶。賈大少爺是初到，不免又說了些客氣話。劉厚守雖同他客氣，究竟還有點驕傲之容，不能不使賈大少爺格外恭敬。當下黃胖姑先把賈大少爺的來意言明，說要選買幾件古董孝敬華中堂的。劉厚守四面一看，道：「這擺著的都是，請挑就是了。」賈大少爺當下四下裡看了一遍，選中一對鼻煙壺、一個大鼎、一個玉磬，還有□六扇珠玉嵌的掛屏。劉厚守道：「這對煙壺倒虧潤翁法眼挑著的。這位老中堂別的不稀罕，只有這樣東西收藏的最多。他有一本譜，是專門考究這煙壺的。上個月底結帳，總共收到了八千零六□三個，而且個個都好，沒有一個壞的，拿這樣東西送他頂中意。」賈大少爺聽了非常之喜。劉厚守道：「這位老中堂，他的脾氣我是曉得的，最恨人家孝敬他錢。你若是拿錢送他，一定要生氣，說：『我又不是鑽錢眼的人，你們也太瞧我不起了！』本來他老人家做到這門大的官，還怕少了錢用？你們送他錢，豈不是明明罵他要錢，怎麼能夠不碰釘子呢？所以他愛古董，你送他古董頂歡喜。」

賈大少爺便托黃胖姑問一共多少價錢。劉厚守說：「煙壺二千兩，古鼎三千六，玉磬一千三，掛屏三千二，一共一萬零一百兩。」賈大少爺意思嫌多，說：「可能讓些？」黃胖姑急忙從他身後把他衣裳一位，意思想叫他不要同劉厚守講價錢。賈大少爺尚未覺得，劉厚守早已一聲不響，仰著頭，眼望到別處去了。黃胖姑趕忙打圓場，朝著賈大少爺說道：「彼此知己，劉厚翁還肯問你多要嗎？」賈大少爺亦恍然大悟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托大哥替我划過來就是了。」劉厚守道：「如果不是胖姑的面子，我這一對煙壺，任你出甚麼大價錢我不賣。不瞞你二位說：我有個盟弟，亦在河南候補。上年有信來，說是也要拜在我們這位老中堂門下，托我替他留心幾件禮物。這對煙壺我本要留給他的。如今被賈潤翁買了去，中堂見了一定歡喜。不過我有點對不住我那個盟弟。」

黃胖姑同賈大少爺連連謝不置。黃胖姑又道：「厚翁肯替人家幫忙說兩句好話，一句話就值一萬銀子，個把煙壺算得什麼！將來潤孫的事，總還要借重厚翁大力。」劉厚守道：「我們一句話算得甚麼！胖姑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如今也捐了官了，老中堂跟前我也不大去，就覺著生疏了。而且現在做了官，官有官體，倒比不得從前可以隨隨便便了。但是一樣，從前我跟他老人家這幾年，總算緣分還好，他待我我很不錯。不是我自己胡吹，我跟他這□幾年，可沒有誤過事。所以偶爾說兩句話，或者替人家吹噓吹噓，他老人家還相信，總還給個面子。」黃胖姑道：「能夠叫他老人家相信，談何容易！像你厚翁這樣的老成練達，愛惜聲名，真正難得！」劉厚守聽了，怡然自得，坐在椅子上，盡興的把身子亂擺，一聲兒也不響。

歇了一會，黃胖姑又叮嚀一句道：「如此，東西算實定，少停兄弟把錢划過來。中堂跟前怎麼送上去，索性奉托厚翁代辦一辦。」劉厚守躊躇道：「這件事倒要講起來看。兄弟自從上兌之後，裡頭的事一直不大問信。門口另外派了人，不找他們，中堂雖然也見得著，但是將來事情多，終究不能越過他們的手。如果去找他們，我兄弟現在是有官人員，不好再同他們去講這個，怕的是自己褻瀆自己。胖姑，我看這件事你還是托了別人罷。」黃胖姑道：「你的事情我曉得的，並不是要你去同他們講價錢，只要你吩咐他們一句，他們還敢不遵嗎？」劉厚守道：「這幾年我替人家經手，實在經手的怕了。你偏偏要來找我，沒法，你老哥的事，做兄弟的怎麼好意思推頭不給你個面子。」黃胖姑立刻站起身來，請安相謝。賈大少爺也跟著請了一個安。

劉厚守道：「事情准定我去辦，但是我說個數目，你不要駁我。」賈大少爺正在沉吟，黃胖姑把身子一挺，拿手把胸脯一拍道：「你說，我依你！」劉厚守道：「上頭不要錢，底下不好白難為他們。依兄弟的愚見：這分禮足值一萬，我們自己人，我亦不准他們多要，我們一底一面罷。」黃胖姑看看賈大少爺，賈大少爺看看黃胖姑。賈大少爺道：「一底一面是多少？」黃胖姑道：「虧你一位觀察公，一底一面還不曉得。你送的東西面子上值一萬，這零零碎碎用的錢也得一萬。」賈大少爺意思嫌多，黃胖姑好勸歹勸，兩面竭力的磋磨。劉厚守忽然又拿起喬來說：「我那裡有工夫替人家辦這些事！」又禁不住黃胖姑再三相求，方才講明八千銀子的門包，說明當晚就把禮物連門包送了進去，約賈大少爺明天下午去叩見。

黃胖姑同賈大少爺見諸事俱妥，方才別去。晚上又去赴了溥四爺的約會。席散之後，黃胖姑又趕到賈大少爺寓處，同做說客一樣，又叫他拿出幾千銀子，為的軍機上不止華中堂一位，此外尚有三位，別處也得點綴點綴才好。賈大少爺見他說得有理，只得應允。事情概托黃胖姑代辦。黃胖姑亦就勇於任事，自己一力承當，絕不推托。當下議定明天頭一處先到華中堂那裡，回來依著路再到那三家去。這四處見過之後，再托黑八哥帶領著去見他叔子。目下一面先托八哥同他叔子講起價錢來。一切事情都托了黃胖姑作主。賈大少爺又托胖姑另外划出幾百銀子送一班窮都，免得他們說話。又敦囑送奎官老斗盧都老爺格外從手。黃胖姑會意，一一允諾。因為一應大事都已托他經手，所以也不在這小頭節目上剝削他了。

（喬：作假。）

賈大少爺等胖姑回去，方才歇息。一宵易過，次日起來，賈大少爺性子急，不等下車，忙著就去叩見華中堂。至了門上，劉厚守早已安排好的了。其時中堂上朝未回，就留他在門房裡坐著等候，好容易等到正午，中堂從軍機上回來，便有幾個部裡的司官跟著來找中堂畫稿。公事辦過，家人們趕著上去替他回。又等中堂吃過飯，方才請見。賈大少爺曉得這位華中堂乃是軍機上頭一個拿權的人，當今聖眷又好，不曉得見了面要拿多們大的架子，手裡早捏著一把汗。誰知及至見面，異常謙和。朝他磕頭，居然還了一揖。因為賈大少爺送這四樣禮物，說明白是拜門的贄見，所以他口口聲聲叫「老弟」。當時坐下，先問：「老弟幾時到的？」又問：「老人家可好？」又問：「老弟這個月裡可來得及引見？」賈大少爺一一回答。末後華中堂又說到自己：「從半夜裡忙到如今，一霎沒得空；如今上了年紀了，有點來不及了。我想擱下不做，上頭又不准我告病。」賈大少爺回道：「中堂是朝廷柱石，怎麼能容得中堂告病呢？」中堂道：「留著我中甚麼用！也不過像俗語說的，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』罷了！就是拚性命去幹，現在的事也是弄不好的。」賈大少爺見提到國家大事，恐怕說錯了話，便也不敢多講。中堂見他無話，方才端茶送客。

賈大少爺出來，又趕著去見第二家。這位軍機大臣姓黃，乃是才補的。他補的這個缺，就是周中堂讓給他的。周中堂因為自己做錯了事，保舉了維新黨，上頭不喜歡他，就上折子說是自己有病，請開去各項差使。總算上頭念他多年老臣，賞他面子，准其所奏，就叫他人閣辦事。大學士雖然不曾開缺，然而聲光總比前頭差得遠了。閑話休題。單說這位黃大軍機資格雖淺，辦事卻甚為老練。見了賈大少爺，先問貴庚。賈大少爺回稱：「三□五歲。」黃大軍機道：「『英雄出少年』，將來老兄一定要發達的。」說完了，也就送客。

第三家拜的這位軍機姓徐。見面之後，倒問了半天河南的情形。所問的話，無非是撫台的缺怎麼樣，藩台的缺怎麼樣，一年開銷若干，可餘若干，沒有一句要緊話。賈大少爺因為他是戶部尚書，現在正是府庫空虛，急於籌款之時，便說道：「職道有一個理財條陳，尚未寫好，過天要送過來求大人的教訓。」徐尚書道：「現在有錢也要過，沒錢也要過。巧媳婦做出沒米的飯。上頭催部裡，部裡催各省。他們有得解來，無非左手來，右手去，他們不解來，橫豎其過並不在我。至於條陳，我這裡也不少了，空了拿過來消消閑。至於一定要說怎麼樣，我沒有這樣才情，等別人來辦罷。」說完，亦就送客。

（缺：官位。）

賈大少爺又趕到第四家，門上人回報：「大人今天不見客。」叫他過天再來。第二天去又未見著，第三天才見的。賈大少爺因四處已用去銀子三萬兩，雖然都得見面，然而都是浮飄飄的，究竟如何栽培，毫無把握。心上著急，只得又去請教黃胖姑。胖姑道：「老弟，你這是急的那一門？等你引過見，你是明保人員，定要召見的。要有什麼好處，總在召見之後。等到召見之後，自然給你憑據。你不要嫌我多事，黑八哥叔叔那裡，他侄兒已經同他講好了，先送二萬銀子去見一面。如要放缺再議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多化幾萬銀子算不得什麼，我這錢帶了來原是預備化的。但是馬上總要給我一點好處，就是再多兩個，我也拚得。」黃胖姑道：

「老實對你講，要放缺，這兩個是不夠的。你要效驗，我同你說過的了，總要等到召見之後。想什麼好處，預先打定主意，去同黑大叔講妥。只要一召見，上諭下來，裡應外合，那是最便沒有。你如今聽我的話，包你一點冤枉路不會走。不是你老弟的事，我也沒有這大工夫去管他，叫他去撞撞木鐘，化了錢沒有用，碰兩個釘子再講」。

賈大少爺道：「老哥，你說的話我是知道的。我的事情托了你。這個月裡就要引見，日子很快，亦沒有幾天了。我看倒是黑大叔這條門路頂靠得住。」胖姑道：「我的門路是沒有一條靠不住。設或靠不住，第二三遭誰來相信我，誰來找我。就是你老弟，我同你交情再好些，你見我靠不住，你也不來找我了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這些話不用講了，我相信你。倒是黑大叔那裡幾時去？」黃胖姑道：「這事說辦就辦，沒有什麼耽誤幾天的。八哥一霎來討回信，只要你定了主意，明天就叫他帶了你去見他叔子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橫豎你替我把銀子預備現成就是了，還有別的主意麼。」

（撞木鐘：做沒有效果的事。）

正說著，黑八哥也來了。黃胖姑把他拉在一旁，告知詳細。黑八哥過來說道：「不瞞潤翁說，我們家叔原是一個錢不要的。這二萬銀子，不過賞賞他的那些徒弟們。你不要疑心他老人家要錢。就是我兄弟替人家經手，我們家叔亦早吩咐過，不准得人家一個錢。我們是知己，又是黃胖姑托了我，我就帶你去見見。等我今天把銀子拿了去。你明天不要過早，約摸一點之後，你到我家裡，我同你去見。」賈大少爺再三稱謝，自不必說。

到了次日，賈大少爺如期而往。黑八哥忙叫套車，說是：「家叔不能出來，只有到宮裡去見他。」賈大少爺只好跟著他走。他叫下車就下車，他叫站住就站住。下車之後，一轉轉了幾□個彎，約摸走了□幾個院子，過了□幾重門，高高低低的台階，也不知走了多少。他此刻戰戰兢兢，並無心觀看院子裡的景致，只有低著頭悶走。一走走到一個所在，黑八哥叫他站在廊檐底下等候，八哥自己到裡面院子裡。伺候的人卻不少，都是靜悄悄的一些聲息都沒有。八哥進去了半天，也不見出來。

忽聽得裡頭吩咐了一句「傳飯」，但見有幾□個人一齊穿著袍子，戴著帽子，一個端著一個盒子，也不知盒子裡裝的是些什麼，只見雁翅似的，一個個挨排上去。又停了一會，裡頭傳「洗臉水」，那些人又把盒子一個個端了下來。賈大少爺曉得是上頭才用過膳，但不知這用膳的是那一位。

又停一刻，才見黑八哥從裡頭出來，招呼他上去。賈大少爺頭也不敢抬，跟了就走。黑八哥把他一領領到堂屋裡。只見居中擺著一張桌子，桌子上面坐了一個人。桌子上並無東西，只有一把小茶壺，一個茶盅。上面那個人坐在那裡，自斟自喝，眼皮也不掀一掀。賈大少爺進來已經多時，他那裡還沒有瞧見。一面喝茶，一面慢慢的說道：「怎麼還不進來？」只見八哥躬身回道：「賈某人在這裡叩見大叔。」一面又使眼色給賈大少爺，叫他行禮。賈大少爺趕忙跪下磕頭。黑大叔到此方拿眼睛往底下瞧了一瞧，連說：「請起。……恕我年紀大了，還不動禮。老大，給他個座位，坐下好說話。」賈大少爺還不敢坐。黑大叔又讓了一次，方才扭扭捏捏的斜靠著身子，臉朝上，坐了半個屁股在椅子上。

黑大叔便問他父親好。賈大少爺連忙站起來回答，又說：「父親給大叔請安。」黑大叔聽了不自在，對他侄兒說道：「他可是賈筱芝的少爺不是？」八哥回稱一聲「是」。黑大叔又回過臉兒朝賈大少爺說道：「你父親叫我大叔，你是他兒子，怎麼也叫我大叔？只怕輩分有點不對罷？」說完，哈哈大笑。賈大少爺一聽此言，惶恐無地，回答也不好，不回答也不好，楞了半天，剛要開口，黑大叔又同他侄兒說道：「你領他到外頭去歇歇，沒有事情，可叫他常來走走。都是自己孩子們，咱亦不同他客氣了。」賈大少爺聽說，只好跟了黑八哥退了出來。他退出去的時候，還一步步的慢走，意思以為大叔總得起身送他。豈知黑大叔坐在那裡動也不動。賈大少爺報著自己的名字，告別了一聲，只見大叔把頭點了一點，一面低了下去，連屁股並沒有抬起，在他已經算是送過客的了。

賈大少爺出來，也不知黑大叔待他是好是歹，心上不得主意，兀自小鹿兒心頭亂撞。仍舊無心觀看裡頭的景致，跟著黑八哥一路出來，曲曲彎彎，又走了好半天，方到停車的所在，仍舊坐了車，電掣風馳的一直出城，到得黃胖姑錢莊門口，下車進去。此時黑八哥因有他事，並未同來。黃胖姑接著，忙問：「今天去見著沒有？」賈大少爺回稱：「見著的。」黃胖姑立刻深深作了一個揖，說道：「恭喜恭喜！」賈大少爺一面還禮，一面問道：「見他一面有什麼喜在裡頭？」黃胖姑道：「你引見見皇上倒有限，你能夠見得他老人家一面，談何容易，談何容易！見皇上未必就有好處，他老人家肯見你，你試試看，等到召見下來，你才服我姓黃的不是說的假話！」賈大少爺依舊將信將疑的辭別回去。

這時候離著引見的日期很近了，一天到晚，除掉坐車拜客，朋友請吃飯，此外並無別事。

一天正從拜客回來，順便攏到黃胖姑店裡。黃胖姑劈面說道：「我正想來找你，你來的很好，省得我多走一趟。」賈大少爺忙問：「何事？」黃胖姑道：「有個機會在這裡，不知道你肯不肯……」賈大少爺又問：「是什麼機會？」黃胖姑伸手把他一把拖到帳房裡面，低低的同他講道：「不是別的，為的是上頭現在有一個園子已經修得有一半工程了，但是款項還缺不少。這個原是八哥他叔叔關照：說有甚麼外省引見人員，以及巨富豪商，只要報效，他都可以奏明上頭，給他好處。朝廷還怕少了錢蓋不起個園子？不過上頭的意思，為的是游玩所在，不肯開支正帑，這也是黑大叔上的條陳，開這一條路，准人家報效。我想你老弟不是想放實缺嗎？趁這機會報效上去，黑大叔那裡，我們是熟門熟路，他自然格外替我們說好話。你自己盤算盤算。依我看起來，這個機會是萬萬不好錯過！」

賈大少爺聽了，心上喜的發癢癢，又問道：「你包得住一定放缺嗎？」黃胖姑道：「這個自然！拿不穩，也不來關照你了。你引見之後，第二天召見下來，頭一條上諭，軍機處存記，那是坐穩的。只要第三天有什麼缺出，軍機把單子開上去，單子上有你的名字，裡頭有了這個底子，黑大叔再在旁邊一帶襯，這個缺還會給別人嗎？」賈大少爺道：「設或是個苦缺，怎麼樣呢？」黃胖姑道：「一分行錢一分貨。你拚得出大價錢，他肯拿行貨給你嗎？這個賣買我們經手也不止一次了，如果是騙人，以後還望別人來上鉤嗎。」一席話更把個賈大少爺說的快活起來，賽如已經得了實缺似的，便問：「大約要報效多少銀子？這銀子幾時要繳？」黃胖姑道：「銀子繳的越快越好，早繳早放缺。至於數目，看你得要得個甚麼缺，自然好缺多些，壞缺少些。」

賈大少爺道：「像上海道這一個缺，要報效多少銀子呢？」黃胖姑把頭搖了兩搖道：「怎麼你想到這個缺？這是海關道，要有人保過記名以海關道簡放才輪得著。然而有了錢呢，亦辦得到，隨例弄個什麼人保上一保，好在裡頭明白，沒有不准的。今天記名，明天就放缺，誰能說我們不是。至於報效的錢，面子上倒也有限。不過這個缺，裡頭一向當他一塊肥肉：從前定的價錢，多則□幾萬，少則□萬也來了；現在這兩年，聽說出息比前頭好，所以價錢也就放大了。新近有個什麼人要謀這個缺，裡頭一定要他五□萬，他出到三□五萬裡頭還不答應。」賈大少爺聽說，把舌頭一伸道：「要報效這許多麼？」黃胖姑道：「你怎麼越說越糊涂！我不是同你說過面子上有限嗎？報效的錢是面上的錢，就是蓋造園子用的；你多報效也好，少報效也好，不過借此為名，總管好替你說話。至於所說的五□萬，那是裡頭大眾分的。你倘若不要上海道，再次一肩的缺，價錢自然也會便宜些。」賈大少爺楞了半天，說道：「錢來不及，亦是沒有法想。但是使了這許多錢，總得弄個好點的缺，可以撈回兩個。」黃胖姑道：「五□萬呢，本來太多，而且人家一個上海道做得好好的，你會化錢，難道人家就不會化錢。你就是要，人家也未必肯讓。現在我替你想，隨便化上□幾萬，弄他一個別的實缺。只要有錢，倒也並不在乎關道。你道如何？」

賈大少爺道：「你是知道的，我一共匯來□萬銀子，已經用去一大半了。現在再要打電報給老人家。你曉得我們老人家的脾氣，我的事他是不管的。現在至少再湊個□萬才夠使，而且還要報效。」黃胖姑道：「報效有了一萬盡夠的了。光安置裡頭，再有□萬也好了。現在只要你再湊□萬，我替你想法子，包你實缺到手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這個我知道。但是□萬銀子從那裡去籌呢？」意思想要黃胖姑擔保替他去借。同黃胖姑商量，黃胖姑道：「借是有處借，但有利錢大些。我們自己人，不好叫你吃這個虧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橫豎幾天就有實缺的，等到有了缺，還怕出不起利錢嗎？只求早點放缺，就有在裡頭了。」黃胖姑聽罷，便不慌不

忙，說出一個人來。

你道這人是誰？且聽下回分解。